最后一片橄榄树叶——纪念张Tony

【谨以此文纪念即将AFK的罗马元老张Tony君】

在罗马广场南面的一座山上，街区道路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路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石工发现这条街有他的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土豪想寻找自己盖的房子，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到粉都花光、房子不见的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石工就摸索到这个阿文提诺山上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找别墅、Q2宅院、联排楼房，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市场买来一些家具，组成了一个“石工居住区”。

Tony和厕所在一座矮墩墩的宅院的里快乐地生活。“厕所”是厕所读物的昵称。他俩一个是专家石工，另一个也是专家石工。他们是在洋馆吃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他们对嘴炮、搞基、把妹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敲了那座宅院。

那是D300里的事。到了D340，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罗马人叫做“逗比病”的不速之客，在阿文提诺山上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罗马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街区道路”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逗比病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身子硬朗，被台伯河畔的微风的吹得昏昏欲睡的胖男人，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张Tony却遭到了打击；他躺在一张由亚伍联合10个木工打造出来的木板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宅院窗户对面街区的墙壁。

一天早晨，一个忙碌的褒姒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黑色眉毛，把厕所叫到外边的广场上。

“我看，他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衣服上粘的小麦粉拍打干净，“这一成希望在于他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想AFK，情愿自己不突破，这种状态使我们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先生有什么愿望吗？”

“他——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去长安造一座别墅。”厕所说。

“造别墅？——别瞎扯了！他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厕所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褒姒，没有这样的事。”

“我会用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让他黑我。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西欧船送他AFK，他黑我的效果就得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他对和男人互相用原木玩耍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他突破的机会提高。”褒姒走后，厕所手里拿着木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托尼的屋子，嘴里说着奇怪的话。

托尼躺着，脸朝着窗口，身体纹丝不动。厕所以为他睡着了，赶忙停止说话。

他架好木板，开始为在广场上讲小故事而打草稿。年轻的新人为了铺平通向被倒彩狂魔的道路，不得不给在演讲之前都打草稿。

厕所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英国的罗素，写上一些根本不是他说的名言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他快步走到床边。

托尼的眼睛睁得很大。他望着窗外，数着……

“12，”他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厕所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面街区墙壁。一棵老极了的橄榄树，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树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

“什么，亲爱的？”厕所问道。

“6，”托尼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

“叶子。橄榄树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褒姒没有告诉你？”

“哟，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荒唐的话，”厕所满不在乎地说，“那些破橄榄叶子同你的病什么相干？你以前不是一点都不逗比吗？得啦，你这个淘气的小胖子，不要说傻话了。瞧，褒姒今天早晨还告诉我，他说你不AFK几率有十比一！噢，那简直和我们在奥斯提亚港坐船或者四锤子敲好一幢郊区宅院的把握一样大。嗑点小麦粉吧，让我去打我的草稿，好把它们在广场上说出来，换了倒彩就可以来给我的病托尼买点葡萄酒。”

“你不用买酒了，”托尼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嗑粉。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AFK了。”

“托尼，亲爱的，”厕所俯着身子对她说，“等我写完行吗？明天我一定得演讲。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麻布窗帘了。”

“你就不能到另一座宅院里去画吗？”托尼冷冷地问道。

“我要在这儿陪你，和你在一起，”厕所说，“再说，我不喜欢你老是盯着那些叶子看。”

“你一画完就叫我，”托尼说着，便闭上了眼睛。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争取睡一会儿，”厕所说道，“我得把蓬莱酒叫过来，给我讲讲那个英国罗素的事情。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你不要动，等我回来。”

蓬莱酒是住在一座Q2别墅里的一个政客。他年纪比托尼更大，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蓬莱是个失败的政客。他当了10届执事，还远没有注销的票数高。他老是说就要开仓救济穷人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开仓。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维护排污渠以外，没有修过别的。他给广场上穷得雇不起工人的新人们种小麦，赢得一点声望。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做的那些慈善。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疲惫倦怠的小老头子，十分不同意别人的指责，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阿文提诺山上那些新人和石工的好执事。

厕所在隔壁那间光线明亮的别墅里找到了蓬莱酒。厕所把托尼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他害怕托尼自个儿悲伤得逆流成河，对C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AFK了。

老蓬莱酒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橄榄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你怎么可以让他胡思乱想？唉，可怜的张Tony。”

“他病得很厉害，”厕所说，“他逗比逗得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蓬莱酒喊道，“走，我和你一块去。老天爷，像托尼这么好的元老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逗比。”

他们上楼以后，托尼正睡着觉。厕所把窗帘拉下，做手势叫蓬莱到隔壁宅院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橄榄树。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

第二天早晨，托尼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他看见厕所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麻布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他低声地命令道。

厕所疲倦地照办了。

窗外，橄榄树上一片叶子都没有了。托尼尖叫一声，死了。

**附录：**

**古龙版张Tony之死**

夜。黑夜。寒风凛冽。

火光一明一灭地近了，一阵脚步，缓慢却果决：“哒，哒，哒。”是一个男人提着灯：一个衣衫整齐，却佝偻着的孤独的男人。

阿文提诺山的第二长老张Tony已垂垂老朽。

从很远的过去到如今，他已不记得自己在这生活了多少年，亦不记得在这条宽阔大道上走过多少遍。他活了太久太久，久到束缚、悲伤与愤怒对他毫无意义，同时又对他无比重要。

一个人如果真的心已死，情已灭，这世界上还有谁能伤害他？就在这样阴沉沉的夜晚，他靠着街区墙壁，听着墙外的欢腾与喧嚣，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充满痛苦的过去——在欢乐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有痛苦的往事？若没有欢乐，哪里来的痛苦？痛苦与欢乐的距离，岂非本就是一线之间。

他想起了自己最初的磨坊——那是一座怎样艰辛的磨坊，讲述的是怎样荒唐的故事？他又有些糊涂地数着自己敲过的每一座楼房，流下了一滴眼泪。

随后他倒在墙脚，再也没有醒来。

(作者: 早早会开花。)

**罗马及雅典人为张Tony所作墓志铭**

革♂命友人张托尼同志日前在罗马街头暴毙。张托尼同志生平乐施好善，私生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检点。(作者: 火力物)

张Tony，卒。(作者: 花枝丸)

张公托尼，罗马城阿山人士，上古遗老，不知几多年岁也。少时事耕作磨粉，粉中沙石无数无可下咽，乃弃之；中年采石筑楼，然其房多坍塌为人诟病者多；继而无人聘之，每日洒扫街道聊以糊口，终卒于市政署。(作者: 雪剑天涯)

Tony，生年不知，常居罗马，某年杏月26日食枣一枚，核大，卒。(作者: CZer)

初搬砖，三年无粮；后习市政，元老院掉一帚，中皇帝，逐之出；遂遁入空门，有所成。自撰一异神曰褒姒，黑之，卒。(作者: 斯大磷)

**后记**

听闻张Tony即将AFK，于是改写《最后一篇常春藤叶》以纪念，其中提到的人物如果耳熟，纯属巧合。

早早与Tony自神恩时代以来一直做着石工这份又累又惨的工作，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一路走到了今天。对于他离开的决定，我悲伤万分。然而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这就叫做“命运”。也许总有一天当初的所谓元老都将离开CIV的舞台，然而记忆和历史都比人要长情——只要挥手道别，有缘再会。

感谢供稿的小伙伴。